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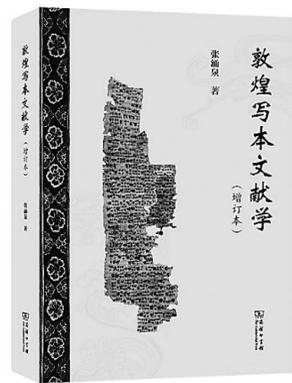


重推

书评

# 敦煌写本及相关学说叙谈

□ 张涌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敦煌文书学、敦煌写本学、古文书学等日益受到重视,写本学及相关研究也呈现勃兴之势。

拙著《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初版),就是在这学术背景下进行的探索。然而,敦煌文献只是写本文献的一小部分,敦煌写本文献学也只是写本学的一个分支,视野和深度不免有所局限。因此,在进一步深化、修订后,近期又推出《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笔者想对写本及相关学说谈一点看法。

## 介乎“刻”“印”之间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体系分为铭刻、写本、印本三个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印本是指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文献,宋以后通行。写本出现的时间居于二者之间,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抄写的文献。春秋时期,竹简、木牍、缣帛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主体。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魏晋后,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于是书籍的流传从简帛时期走向了纸写本时期。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写本承前启后,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唐代以前的古籍流传至今,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这些写本文献因去古不远,比宋以后的刻本更接近古人著作原貌。因此,写本是古书整理校勘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敦煌文献等大批写本古籍出现,原先的许多疑难以迎刃而解。

如宋人编的韵书《广韵》,据说改编自隋陆法言《切韵》。但宋代以后《切韵》失传,直到敦煌文献被发现和系统整理后,人们陆续发现了《切韵》写本近五十个卷号,它不仅使我们窥知《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增订情况,也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广韵》和《切韵》之间的关系。

## 数量颇丰 内涵颇富

到了晚唐五代,雕版印刷开始流

行。雕刻版面虽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的优越性。宋代印本流行以后,写本古书风光不再,以致到了明清以后,人们面对的文献基本是印本,写本古书凤毛麟角。清末,国内外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的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写本等。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其中有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世界。此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民间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陆续公之于世,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子充盈起来。

据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为5万、7万、2万件左右,宋元以来民间文书的总数尚无无法预估,但其中仅徽州文书总数就在10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笔者以为,写本文献数量之丰、类型之广、内容之富,足以与刻印文献比肩,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除典籍外,写本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如名籍、户籍、田籍等籍账文书,买卖、佃租、雇佃、借贷等契约文书,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书,什物历、入历、破历等会计文书,社条(社邑章程)、社牒状(社人向社司打的报告)等社邑文书,还有庆经文、生男女文、满月文、入宅文等斋文、书信范文、包罗万象。其作者多为仕子学郎,所抄文本多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献。这些写本可以复原丰富多彩的百姓社会生活,是我们研究“民史”的宝贵资料。

## “新发现”“新学问”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写本文献的发现和刊布,的确催生了一批新学问。诸如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古文书学等,都是在发现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以及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宋元契约文书,包含着大量的方言俗语,为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并推动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面对如此巨量的写本文献,要正确整理、准确理解并弘扬利用,就需揭示、把握古代写本的特点。事实上,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有必要从“版本学”中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学”进行专门研究。敦煌学家方广智曾说:“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写本极为罕见,大多深锁于官掖,少数秘藏于私家。一般的学人,既难得一睹,亦无从研究……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珍贵。”由此,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古代中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

## 存“亡”接“绝” 重焕文明

敦煌写本上起魏晋,下迄北宋初年,

正好反映了写本文献从兴起、发展至逐渐被刻本取代的过程,是研究“写本学”最为丰富的资料。因此,撰写一部系统全面的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性著作,是提高敦煌文献校录整理质量的需要,也是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有鉴于此,近半个世纪以来,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建设被一些学者提上议程并付诸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藤枝晃认为“从几万件写本中发现它的共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工作”(《敦煌学导论》),他还身体力行,从敦煌写本的形制、纸张、字体、断代、辨伪等方面对“写本学志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稍后,林聪明撰写的《敦煌文书学》,是较早的一部敦煌文献学通论性著作。荣新江所著《敦煌学十八讲》是一部敦煌学的概论性著作,其中第十七讲从“纸张和形制”“字体和年代”“写本的正背面关系”及“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等角度,就“敦煌写本学”展开了讨论。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

系》一文,把晋唐称为“以纸张卷轴为主的‘写本时期’”,他认为“建构‘写本学’……既是研究敦煌文献之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之重要基础”。拙著《敦煌写本文献学》,以7万多件敦煌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语言和抄写体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以上著述,所论限于敦煌写本,有必要拓而广之,上延下展,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更多写本文献,并在研究文献内容的同时,留意写本物质形态,开创一门新的写本学。学界同仁需要在全面普查、深入研读的基础上,对写本的形制、纸张、笔墨、类别、内容、价值、语言、字体、符号、题名、断代、缀合、辨伪、校勘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透彻地研究,从而为涵盖所有写本文献、规模更为宏大的写本学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张涌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冬雪莫高窟 资料图

# 马镰刀的“英雄”之旅

□ 段建军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中孕育、生长起来的。大约在3800年前,游牧民族跃上马背,四处征伐,向东西方民族索要生存空间。与此同时,也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开辟出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路径,开启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融合历程。

在中国的汉代和唐代,众多英雄豪杰、奇人异士踏出了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西域这片“交通—交流”之地热闹非凡,人们在此尽显个性,彰显崇高品格与无畏精神。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中亚往事》,讲述主人公马镰刀(即青年商人马明轩)离开家乡杭州,踏上陆上丝绸之路开展商贸活动,在此期间历经两次身份认同蜕变的故事。他与秉持不同行为法则的人打交道,对身份认同的改变持开放态度,理解、包容他人并经历改变与自我成长。

马明轩的第一次人生身份认同转变,发生在他随父亲经商途中。当时,遭遇了同样深爱叶雨雅的男人,情敌相见,分外眼红。在为爱决斗时,他被胡勇用镰刀砍成重伤。为求活命,他舍弃了商人马明轩的旧身份,摇身一变成土匪头子马镰刀。自此,他成为有经商头脑、擅于经营的土匪,并获取了在乱世中活下去的力量。

马明轩第二次身份转变,是在他被牧民拥立为“草原王”之后。他家世交——伊犁将军府官员高天德,赏识他的智慧与勇力,向伊犁将军举荐,令其率20名手下改换身份,以保家卫国、戍守边防。将军认为此乃变害为利之举,一则铲除境内土匪,二则为边防增添一支御敌武装。马镰刀觉得,这样既可为自己和家族洗脱罪名,又能践行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此乃每个男儿心中的梦想,亦契合自身心愿。于是,马镰刀为追随多年的兄弟讨要到一特赦令,无论他们居于何处,过往罪责均不予追究。从此,他再次告别旧我——土匪“草原王”,成就新我——白房子卡伦站的首任站长。此后,他巧用智谋铲除仇家——无恶不作刘永寿父子,报了家仇;又凭借勇敢和力量击退贪婪且背信弃义的沙俄侵略者,捍卫了国家尊严。

在《中亚往事》中,作者用细腻笔触勾勒的中亚地貌,茫茫草原、巍峨雪山与无垠沙漠跃然纸上,仿若

风沙拂面,驼铃在耳。它不仅是自然景致的铺陈,更是串联起历史线索的绸带,见证了诸多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交融。沿着历史的脉络不断深入,《中亚往事》将笔触探向了中亚的辉煌往昔。曾几何时,丝绸之路宛如一条闪耀的缎带贯穿这片土地,东方的精美丝绸、瓷器,与西方的香料、珠宝,在中亚的集市汇聚一堂。《中亚往事》以史为镜,映照出中亚独有的雄浑与沧桑,帮助我们洞悉这片土地底蕴,珍视多元文明交流硕果。

高建群身为老兵,内心始终澎湃着英雄情怀。作为行吟诗人,且行且歌,探寻不止。这片天地,是历代成功商人梦寐以求且往来穿梭之处,是往昔勇士驰骋并驰骋纵横之地,也是历代哲人与诗人深深眷恋之所。作者的英雄梦想,伴随着这部作品,伴随着马镰刀的“英雄”征途,将在读者心中激起强烈共鸣与回响。

《《中亚往事》,高建群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文

## 斑驳的青石阶

□ 风凝

记忆深处,有一条悠长的小径,由一块块形态各异的青石铺就,从山谷仿佛能一直通往云端。每块青石都似乎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这青石阶,并非亮丽的翠青,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深沉之青,斑驳驳驳,曲折而陡峭,与沿途的石桥、水榭、叠石一起,融进山水,拼接成一幅清幽古朴的图画。一路上,古树擎起的巨伞,遮天蔽日;野花点缀的碧毯,绵延千里。山风阵阵,鸟鸣幽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

油碧的青苔,毛茸茸、软绵绵,米粒一般簇拥在石阶边,温润中氤氲着岁月的古拙感。蚂蚁在青苔上爬行,蜗牛在青苔下栖身,各种小虫在青苔的庇护之下繁衍生息。偶有鸟鸣虫啾传来,或是一两只羽翼华丽的雉鸡,划出一道柔美的抛物线,消失在密林深处。阳光透过古树的叶隙洒下斑驳的影子,禅趣横生。

青石的缝隙里,拱动着几株叫不上名字的野草。它们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寻觅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尤其是雨后,草叶上聚满了星星点点的水珠,让它那小巧纤细的身躯渐渐丰盈起来,格外可人。在草叶上、角落中打盹儿的蜗牛,伸了伸懒腰,背着沉甸甸的梦想缓缓蠕动,坚定而执着。凝神细观,在两株野草之间,一只土黄色的幼蛛正在努力地补救一张残破的网。那一刻,突然就被眼前的小生命打动了。

山水之间,常见奇石。有的光滑圆润,状如鹅卵石;有的沟壑纵横,形似山峦;有的造型奇特,极具韵味,适合做盆景。想来,每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也许天地洪荒初开,地球上还没有生命的时候,石头就已诞生。据说,石头原本潜藏在地球内核受重压形成灼热的岩浆在大地深处涌动着,某一日,突破几千米的地壳阻挡喷溅而出,在遇到地表的低温之后,瞬间凝固而成。亿万年的风风雨雨,铸就了它生命的顽强。而脚下一级一级的青石阶,更是经受了千难万难。

行至高山之巅,回首来路,青石排列的台阶早已隐匿于茂密的丛林之中。其实,人生有无数条轨迹可行,之所以会有那么一天走这样一条通天的青石阶,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机缘。

(摘自《内蒙古日报》2024年11月14日)

动态

## 评论集《批评的电影世界》出版

近日,龙跃国的评论集《批评的电影世界》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精选了作者自2011年至2024年撰写的电影评论作品76篇、文学评论和哲学研究作品10篇,共22万字。

《批评的电影世界》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徜徉电影世界,与作者密切交流”,下篇为“遨游文哲海洋,与心灵深度对话”。

有专家学者认为,这本评论集“有的作品揭示主题思想,有的文章

分析艺术手法,有的作品评价人物形象,有的文章探讨社会意义”。龙跃国的评论始终在思考电影本质、探究社会真相、追问人性之善。在光影的世界里,他用一颗诗心,见真我,见性情,见世界,告诉读者和观众,电影照亮了我们平凡的人生,又让我们发现了不平凡的现实。

龙跃国,主要作品有诗集《黄河谣》、评论集《批评的电影世界》、散文集《我是一匹北方的狼》、歌曲《有你等候》。

(王都)

滴水藏海

## 一扇窗 一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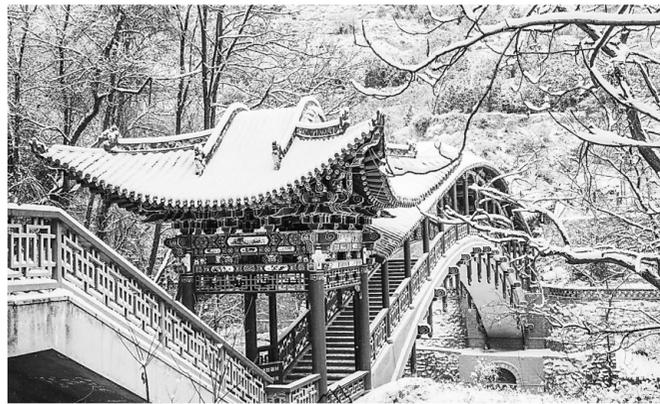
□ 吴震 吴清霞

小小的一扇窗,是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可以通风透光。白居易在《赠吴丹》中说:“夏卧北窗风,枕席如凉秋。”炎炎夏日,透过窗吹来的风,让人觉得如秋天一样凉爽,何其惬意。然而窗子不仅能通风透光,透过窗口,还可可观自然之景,可感世间万物,文人的浪漫由此而生。

透过窗,看到的是万水千山。自古以来,诗人都爱登高望远,岑参在《登慈持阁》中写道:“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站在慈持阁上,透过窗子看秦岭、渭水,只觉秦岭低矮、渭水细小,这是窗呈现给诗人的景象,真可谓站得高看得远。

杜甫《绝句四首》中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千古名句,诗人凭窗眺望,由一扇窗看到了西岭千年的积雪和门前停泊着自万里东吴远行而来的船只,如此壮阔的山水,令人体会到空间和时间的无限。

透过窗,也可以看到人间万象。思念之情,人所共有,刘禹锡《缺题》中有这样几句,“故人日已远,窗下尘满琴。坐对一樽酒,恨多无力斟。”故人已经离



五泉观雪 资料图

开很久了,窗下古琴许久没弹,早已积满了灰尘。对故人的思念不是直接引发的,而是通过窗下的古琴引发的,睹物思人,也感叹知音难觅。

靖康之变后,李清照面对国破家亡

的处境,一个人苦苦煎熬,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痛。《声声慢》中“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令人肝肠寸断。外面的世界广阔无比,但词人只能坐在窗前,一个人孤独度过漫长时光,天怎么还不黑